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采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王璣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施銑

謄錄監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一

錢塘 姚炳 撰

草部

君

君

陳風防有鵲巢篇

釋草性釋君為陵

君黃華者名藁白華者

名爰餘無文則陳風小雅二詩祇是一君也傳於此君

別訓草又不明言何物惟陸璣確指為君饒以為幽州

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說家多宗之大抵因古字解作味美故見有可生食之語遂據為說耳要未可信也

正義謂陵苕生下濕苕草生高丘強分二種無論下濕之說誤作鼠尾固非即苕饒豈必盡產高阜者此不過因詩中卽字為說耳按博物記云卽地在陳縣北則卽又為地名本不當訓高丘

舊說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苕饒蔓引牽連以及

我此緣序曲解非詩意也苕華或黃或白為卽美觀以興下予之所美耳故何元子謂四有既皆比讒人則苕鷺二物似不應以旨稱之此亦有見而云然者

小雅苕之華篇傳於此詩依釋草文訓陵苕按陵苕舊說亦不

一廣雅以為蓬麥然蓬麥花紅與芸黃不類郭璞謂一名陵時陸璣從之謂別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今紫草考璣所說乃釋草所謂芻也苕為陵苕莖乃鼠尾分釋判然詎可相混則正義之以下

涇高丘為說者不辯而知其誣矣惟鄭漁仲以為今之凌霄花本草謂之紫葳蔓生依緣樹木皆黃花少白花者此為近之

釋草若花黃白異名可知白花外惟有黃者與詩芸黃正合故說文解蘋字謂蘋之黃花是也傳謂將落則黃正義因謂蘋華色紫初不黃就中有黃紫白紫之分衰則全變為黃並誤羅瑞良云凌霄雖名紫葳而華不紫詩謂芸其黃者正自華開之色得之

後序謂幽王時戎夷交侵中國師起君子閔之此但溯其作詩所自耳詩人託物起興豈必泥此為說耶鄭氏以苕榦喻京師京師天下根本不應以苕榦之依附柔弱為比至若中夏曰華取其禮明樂備有華采之意乃通作草木之華為說尤非理也且詩但言華耳因華及榦復因榦及華輾轉穿鑿作詩者奚暇及此乎

宋時說家俱以苕弱取喻為近情理但羅瑞良本序以周室言集傳則自作詩者一身言觀二章不如無生一

語宜若自謂者若以喻周室則仍是鄭氏之旨不免多
支蔓語矣

詩以花葉並言則不得以青青之葉為花落後所見即
此可以證其黃非將落之色也鄭氏變落言衰總一意
耳

萇楚

萇楚

檜風隱有
萇楚篇

釋草長楚訓銚弋或作銚弋郭璞陸璣

皆謂即今羊桃廣雅謂之鬼桃本草謂之羊腸又呼為

細子鄭漁仲謂之御弋又子赤狀如鼠糞亦名鼠矢皆是陶隱居云羊桃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啖花甚赤陸璣亦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二說正合而郭璞註獨以為華白豈其華固有赤白二種與

字書謂羊桃藤長丈餘可以為纏詩萇楚以枝言不以蔓言故鄭氏謂銚弋初生正直長而猗難不妄尋蔓而羊桃乃蔓生之草則羊桃與萇楚為二物其說非也枝

即是蔓未可鑿分至鄭氏特為刺淫作解故飾為正直不妄尋蔓之語耳安得據以為辯哉

陸農師又謂有兩羊桃一種華實背連理故詩以刺淫恣此大鑿說羊桃祇有一種其連理者不概見先言枝次言華次言實亦如桃天次第蓋立言之序然爾豈可因此別生一解乎

序說皆不足據然首序但言疾恣而已恣有驕恣貪恣之不同而後序定為淫恣尤不根語陸農師乃分猗為

有倚以立儻為有節以生以實不淫不恣之說何也猗
儻楚詞及相如賦王襃賦俱作猗旛高唐賦作猗旛南
都賦作阿那洛神賦作婀娜義並同明是柔媚娘嬈態
狀詎可以他義訓耶

或謂詩有室家之語明是為男女之事而發故定從序
愚謂政煩賦重正合序中恣義未可因室家二字定作
淫恣解也蓋苛政猛虎本欲避而去之但恨為室家所
累不能遠去故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耳一入淫慾語

便穢陋至謂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華之敷在外故興家實之舍在內故興室愈墮入惡道矣

稂

稂

曹風下
泉篇

稂名童粱見釋草文郭璞以為莠類陸璣云

禾秀為穗而不成前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鄭漁仲亦以為即守田俗呼鬼稻愚按守田釋草別列一條郭璞謂似燕麥子如雕胡恐又一類從璣之說則是禾秀而不實者說文作節亦謂禾粟秀

采生而不成謂之董節是也然則莠乃惡草稂非惡草耳

稂當作涼此鄭氏妄語耳草類無名涼者故亦不明涼草是何物但以蕭蓍之屬混言其本無據可知愚謂稻田正浸潤之所及易禾言稂趁韻而已况此但從苞字取義稂蕭蓍不過草之叢生者因類舉以為言耳

傳謂稂非穢草得水而病非也稂即稻禾之屬性亦資水但病在一浸字以叢生之苗無溝塗之界而苞木全

溺水中且寒泉浸灌方未有已所以為慮耳不然末章
黍苗何以反需陰雨之膏乎

小雅大羅瑞良論大田詩謂其稱稼之茂美繼以稂莠
田篇

螟螣蟊賊則皆是害稼者莠既別是一物則稂亦當是一物因以本草狼尾草當之愚按釋草狼尾別列不與童梁並舉何可以音字相近謬為擬議至於莠為狗尾尚在疑似羅氏乃取配狼尾尤僻說也舊又謂稂即蕡蕡引倉公傳飲蕡蕡藥一撮作證遂至狼與狼尾蕡蕡

三者淆然莫辨亦不察甚矣

著

著曹風下
泉篇陸璣謂著似蘞蕭青色科生陸農師以為萬

屬按今萬是處皆有而著草不概見且其莖花皆與萬異不得以科生便謂為萬屬本草著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傍其生如萬作叢萬五六尺一本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眾萬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離菊此著草之狀也

舊以蓍草為神靈之物上覆青雲下守神龜此亦如麝
鳳粉飾之說耳蓍草特為不易生之物聖人取其科生
條直足供分掛揲歸之用故用以筮且圓神之德存乎
易乃易理之靈非蓍草之靈也史稱千歲百莖而王充
謂七百歲十莖則百莖又當七千歲矣若說文五行傳
博物志諸說更互異均未可盡信耳

陸農師云蓍從者草之毒者也六十為耆卦之別六十
有四蓍數窮於此羅瑞良云今取蓍不能得滿百莖長

丈者取八十莖以上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
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然則廣為六
十莖從為六十寸故應者耳愚謂易太衍之數五十其
用四十有九蓋取象天地原不因卦數為多寡也至六
十莖六尺之說特為滿百與八十者不可必得因通其
窮以為六十亦可用耳若謂字從者祇以六十為率何
以為又獨重一本百莖者耶

何元子又謂苞蓍以比王城之中亦有老成人而從子

朝為逆者如尹文公召伯與南宮極之類也此無論典
實強證即立言亦大可哂蓋著從老取義已是曲解若
老復從著取義其說不愈曲乎

蔓

蔓

幽風七
月篇

傳不言蔓為何草釋草亦無單名蔓者但有
蔓繞棘黨之文郭璞以為即今遠志嚴華谷主其說謂
遠志苦澁之甚醫家以甘草熟鬻乃可用要之與詩所
說似不相屬也按月令孟夏苦菜秀逸周書時訓解云

小滿之日苦菜秀此疑即劉向所說苦蔓者丘光庭引
月令疏謂苦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以為今四月
秀者野人呼為苦蕷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
之四月中根如蓬艾花如牛蒡花此為可驗云

廣雅獨釋蔓為萎草通雅亦謂狗尾之莠蔓非遠志蔓
繞又按夏小正云四月有秀幽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
禾故或以幽為嘂聲之轉亦是一說但害苗之草田家
務鋤而去之不應以此紀時令識者斷焉

鄭氏疑夏小正之王貲為蕷此謬證也本草貲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之固非四月秀者況月令明有王瓜苦菜兩條鄭氏獨舍菜而言瓜殊不可解豈以夏小正一秀字而誤据耶若月令於王瓜言生於苦菜言秀此其猶足取徵者也

詩立言之旨不在物言物特錯舉以誌其月耳鄭氏謂成熟自秀蕷始則四月以前果實菜茹之類其成熟者頗夥況麥報先秋為用甚大而區區以一蕷草為

物候之先耶

奠

奠

幽風七
月篇

傳以奠為奠奠不誤正義誤引晉寶閣銘奠

李以為即鬱類棟屬則誤之甚矣按奠廣雅謂之奠
舌陸璣謂一名車欵藤花木志以為其實如龍眼黑色
本草謂之山葡萄苗葉蔓生與葡萄相似亦有莖大如
椀者實小而圓味酸色不甚紫蘓恭誤以為千歲藟者
是也甌越謗云奠熟食新粥正此詩六月所食無疑

茲因蔓屬定入草部明與鬱棣迥別用俟考者

嚴華谷云疏謂鬱是車下李奠是奠李則奠李非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為奠李又云奠李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奠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愚謂不然奠無李名奠與郁音同字別今誤以郁李為奠李因即以奠為李又以奠李為車下李併混鬱奠常棣唐棣四者為一物則皆正義之遺誤也何元子辯之云舊說皆以為即唐棣

而沈存中又以為唐棣即鬱常棣即薁此皆非也鬱乃
車下李薁乃蕘薁唐棣乃薁李本是三物何得相混此
辯甚晰惟謂唐棣乃薁李則又誤當云常棣即郁李耳
毛子晉云陸璣止釋鬱豈以薁即是唐棣故存而不論
其實常棣與唐棣鬱與薁原是四種傳云鬱棣屬則非
棣可知疏云薁鬱類則非鬱可知但燕薁蕘舌是草大
概與下文蕘相似不應與木類相混此說得之

韓詩外傳薁作蘷說文及邢昺疏引詩皆然今按蘷亦

音育釋草謂之山韭羅瑞良謂山韭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心苗是也豈舊本固作藿毛傳易作奠者與存其說

葵

幽風七月篇

葵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所謂歸是也有胡

葵廣志所謂其華紫赤是也有蜀葵

一名衛足葵
一名戎葵

釋草

所謂朞戎葵是也

又有黃蜀葵錦葵與蜀葵相似而各別種花葉小大亦殊

有終葵

釋草所謂終葵繁露是也

別有落葵天葵承露藤葵諸名

有龍葵本草

謂即關河間呼苦菜者是也有蕘葵釋草所謂希蕘葵
是也有荆葵舊謂即荊釋草謂之蚍蜉者以無葵名今
別見有蒲葵葉大可作扇者是也有楚葵釋草所謂芹
楚葵是也有澤葵即葵苔鮑昭蕪城賦所謂澤葵依井
是也有鳬葵一名茆毛傳所謂茆鳬葵是也又有吳葵
鴨脚葵春葵秋葵冬葵紫莖葵白莖葵是不一名若蜀
葵諸類或可食或不可食雖皆名葵非葵菜耳葵菜但
有紫白之分大約四五月種者可留于六七月種者為

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正月復種者為春葵王禎農書云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以防荒儉可以為菹腊是也

葵稱露葵潘岳賦菜則綠葵含露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皆是舊謂摘葵必待露解語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然則謂露葵為葵之一種及以釋草終葵繁露為露葵者並謬又顏氏家訓載蔡郎以父諱純呼尊菜為露葵此則廋詞耳

葵揆古字通采菽天子葵之蕩則莫我敢葵皆是陸農
師謂因能揆日嚮訓葵則為衛足專名矣且葵癸諧聲
耳羅瑞良以為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從癸尤鑿

芹

小雅采芹篇芹非葵族以釋草有楚葵名故併列葵中

本草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
及生菜舊謂其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赤白色是
也

采菽采芹祇取引喻不當以為燕享之物玩詩首章但

言錫予之盛次章但言車馬之儀無從加入燕享等事
且芹產於水故因泉及芹亦非尚潔清之意也傳本取
興而誤有菽筆太牢以待君子之語鄭氏故從而甚之
愈滋其鑒耳

羅瑞良又謂此與瓠葉同意芹蓋微物古人不以微薄
廢禮王能修之猶愈於無禮也此尤大謬彼詩惟瓠葉
免首故云薄物若燕享之禮有鼎烹即有菹醢上既作
牛筆解矣則芹菹自是備物何云微薄耶且彼詩烹炮

嘗獻明是燕饗之詞此第云采而已又焉知定用以待
諸侯乎何元子云詩意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
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之來朝亦
有儀從可觀也此覺淺合

魯頌思樂篇

采芹第為泮水發端無相況意陸農師謂芹取
有香士之於學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此後世之
說也羅瑞良又泥古入學有釋菜禮以菜為贊即於水
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其說尤固或又云教不擇人猶

采不遺芹亦是強說耳

茆魯頌忠樂篇

傳訓茆為鳧葵千寶謂今之鴟蹠草陸璣云

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能
停莖大如匕柄江東人謂之蓴菜是也羅瑞良以為今
蓴小於荇璣所說大於荇則絲蓴塊蓴之異耳惟本草
以荇菜為鳧葵而蓴別為一種今以釋草荇斷之但有
接余之名更無鳧葵之名則傳疏為足據矣周禮茆菹
後鄭讀茆為茅謂茅初生者非是

陸農師以采茆為學道知味之譬謂艸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尊美其說陋矣或又謂尊羹宜老魯侯在泮養老故興意取此欲取興下難老尤鑒詩但云在泮飲酒而已未嘗言何事而飲也其於養老之典奚闕耶

杜子春讀茆為卯說文用詩叶音讀若柳戴侗是許而非杜非也茆無柳音讀為卯古韻自叶不必轉音作柳耳即以今韻合之茆與老酒與醜間叶亦是一體唐李

建勲柏梁詩用此法如桑桑篇柔劉憂與句民隔句相
叶三百篇中往往有此孫月峯謂即後世之轆轤韻是
矣

菽

菽

幽風七月篇

廣雅分大豆為菽小豆為荅羅瑞良以為菽

者衆豆之總名按今小豆不聞有呼荅者則瑞良之言
是也呂氏春秋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大菽則圓小
菽則摶以芳是大小皆以菽名明矣

羅瑞良舍烹菽而以叔苴之叔為菽謂穀之微者故以食農夫此大謬解按漢書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則菽與叔古固通然據詩正文瓜言食壺言斷茶言采樗言薪則叔自為取物之義豈可作豆菽解耶且幽民方烹菽以奉眉壽而曰吾將與瓜壺苴茶以並食農夫也必不然矣

小雅小
宛篇

傳於此菽訓藿正義本廣雅說以為葉謂之藿明采取其葉或駁之謂詩言采芑采麥芑麥亦穀也安

在藿可言采菽不可言采其說正矣猶未得其實也按說文藿同蘿亦之少也又釋草蕷鹿藿郭璞謂即今鹿豆是藿亦豆別名傳易豆訓藿變文耳而正義以為豆葉因附會所以言采之故尤無謂也觀此則知廣雅亦徒據鄭箋謂藿為葉耳其於大小之名又曷足信乎

鄭氏謂藿生原中無主以喻王位無常此因螟蛉句云然愚謂菽乃穀類種溉方成豈有無主任人采取之理且下云爾子與所生對言蓋身之親枝也說者以辭害

志便作繼子之喻可笑

中原者庶民所共之中原也原不一穀非一人各有之而各采之猶各有子而各誨之此喻人道之當然螟蛉句則驗物理之自然也嚴華谷泥宜臼奔申事謂民采則穀非我有於教誨式穀語意殊不似

藿小雅
駒篇按傳謂藿猶苗也愚謂此亦當指穀言說文以藿為赤之少蓋豆之始生者故與苗對舉耳

小雅小雅
明篇舊謂獲穀所以為蓄時晚不得有備故憂之而

感非也此詩大旨但以行役為勞未嘗以無蓄為感菽與蕭連類相及不過即道途所有所見者以為言玩其詞旨祇在秋冬之交亦非定是歲莫事耳

小雅采葑傳箋實指采菽為享侯鉶羹論見釋芹不贊然
篇

傳云菽以芼太牢是芼牛以菽非以菽葉也鄭氏不解藿亦豆名故儀禮註謂豆葉為藿而曲解此傳以證其說亦不察甚矣羅瑞良云菽於用甚多羞籩之實饅餌粉餈皆擣粉熬大豆以為表則菽之得為芼可知

何元子謂詩以菽興車馬衣服采菽而貯以筐筥將以
待不時之需諸侯來朝有錫予之禮而不可亟儲其具
乎詩意止此

荶菽

大雅生民篇

按釋草云戎菽謂之荶菽此箋及孫炎鄭

漁仲皆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並云胡豆璞又
引春秋穀梁傳解戎為菽及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
之天下為證正義辨之謂后稷不應舍中國之穀而求
戎產即言齊桓伐山戎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

忽絕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為大豆其辯甚晰愚按戎本有大義見釋詁明文商書乃不畏戎毒於遠邇大雅肆戎疾不殄皆作大訓戎菽之為大菽無疑若管子所云或是伐戎時所得乃胡豆耳觀此則荏菽為大豆名非菽為大豆名益信

或引齊民要術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區種荏令相去三尺則荏與大豆異愚按荏乃蘇類今有一種白蘿名荏釋草蘿桂荏郭璞以為蘿荏類故名桂荏方

言闢東西謂之蘇或謂之荳是也與菽無涉后稷所執皆菜穀種不應以蘿荳並言且釋草明有荳菽之條未可分二物訓也

茆說文云繼旄之旗沛然而垂名茆蓋旄以全帛為之續旄末為燕尾者名之為茆也以比荳菽則是豆莢懸綴莢間參差並出亦有燕尾形故曰茆茆不專取長義及揚起勢耳

瓜

瓜

豳風七月篇

瓜蔓生種類不一有龍蹏虎掌羊駁兔頭桂

枝蜜筍臚瑞狸頭白瓠無餘纏諸名具見廣雅今本草所載惟六種而已羅瑞良謂周詩瓜無所出之地至秦漢間始有東陵瓜其後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為美而瓜州大瓜如斛按古瓜州正唐燉煌郡左傳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此其處也

羅瑞良謂古人以瓜紀時夏小正五月乃瓜始食瓜也八月剥瓜乃蓄瓜也周詩七月食瓜蓋夏五月其說非是

幽風舊謂以夏正紀時此自不誤今瓜期惟王瓜四月即生其餘皆在夏秋始熟若七月為夏之五月此時瓜實未成安所得食且古人食瓜最重故為天子諸侯削者皆有異制今幽民儉於自奉而反以先時不多得之物食我農夫必不然矣

幽風東山篇

傳訓敦為專專義究不可解即通為匏繫亦曲

說也嚴華谷讀音團取圓成之貌似矣愚謂不若與大雅敦彼行葦同解行葦傳云敦聚貌蓋瓜實纍纍叢生

聚繫故亦曰敦耳首章敦彼獨宿敦亦當訓聚謂軍士聚處也云獨宿者對家室而言也

烝衆本釋詁文瓜實纍纍叢綴薪上自是衆義且與敦聚之解適合鄭氏改訓塵不可解正義釋塵為久亦強語而嚴華谷從之且斷以獨宿非衆過矣

瓜苦瓜之苦者此即其所見言不必泥苦字求解而傳分心苦事苦二說鄭氏更取瓜瓣喻心別以久見使析薪作事誕甚

嚴華谷謂征人想像婦見苦瓜久在栗薪因思如我匏
繫於東定作三年之歎為說太曲其故在看我征聿至
四字不實耳觀末章躋躇婚娶明是既歸之語潤別許
久瞥見故園風物且喜且悲情所必至唐詩始憐幽竹
山窓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正其況也必從征夫意中想
婦語又從征婦語中作思夫意祇屬笨伯

小雅信南山篇鄭氏稅瓜之說無所據以場人職及郊特牲文

考之固有為天子樹瓜者非必盡出農力耳嚴華谷以

為野人獻芹之義亦曲解何元子云此疆場當主公田之場故於此種植以盡地利而獻皇祖也

是剥是菹二是字蒙上瓜言文義甚明不必以醢人豆實無瓜菹為疑也何元子謂剥言剥棗菹凡七種無瓜菹詩但言剥菹而不言其物以惟棗用剥言剥則知其為棗菹惟七種言菹則知其為七菹也此大武斷禮稱削瓜削即剥義豈可易瓜言棗至瓜菹雖不見經傳然禮瓜祭上環則生者漬者自皆供祭品況齊民要術亦

載瓜菹之法其由來舊矣烏得謂後世所用非古祭禮備物耶

嚴華谷云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是剥及已淹漬知是為菹故言是菹於義較詳不然未有舍其生而專以菹獻者於瓜祭之禮未備矣

瓞

大雅
綿篇

瓞亦其紹瓞釋草文舊解皆謂瓞有二其一為

小瓜種專稱即瓞之別名其一則大瓜之近本初生者小如豆亦名瓞故曰其紹瓞也愚按文義其字蒙上豆

來蓋貳瓞皆小瓜通稱故謂瓞即是貳之相繼而起者較貳更小則謂之瓞也如此則兩瓞祇是一小瓜耳詩言瓜瓞蓋舉小大以盡其類也

詩言自土沮漆則是已遷幽土在公劉之後矣義不及后稷何容溯稷所自出者況篇中皆言太王及文王之事與先世無涉正義解箋謂以瓜喻鬯瓞喻稷以下非是

集傳與箋疏取喻正相反箋疏先瓜而後瓞喻祖紂以

上也集傳先瓞而後瓜喻太王以下也然以篇中詞旨
合之則後說允矣愚則謂瓜生皆由小而至大始雖為
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繚繚不絕意耳必
謂近本者為小至末者為大說亦泥

大雅生
民篇

傳訓唪唪為多實不知何據按說文唪大笑也
讀若詩瓜瓞唪唪則舊本疑原從草同唪箠之唪取茂
盛意者或譌從口同唪耳字書又作瓞義同

邶風匏有苦葉篇

匏謂之瓠此傳文陸農師駁之以為長而

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瓠甘定非一物愚按謂匏即瓠者自毛傳後如說文廣雅古今注皆仍其說然匏但為器用此詩與公劉酌之用匏是也瓠甘可食詩幡幡瓠葉甘瓠纍之是也而匏又有大瓠之稱莊子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故古今遂通稱之要之是兩物耳茲備列釋瓜中以俟覽者類辨云

首章總言濟涉之宜則匏本為濟用者左傳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正此詩確解正義反以為斷章何也魯

論匏瓜繫而不食瓜尚苦不可食何況其葉陸璣亦據傳謂匏即瓠故引瓠葉為可食之證而不知其誤也以此斷之則匏之不得為瓠益明矣

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蓋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此以匏為紀時之詠固非然云八月始可為昏庶幾猶是霜降逆女古制則以仲春為婚姻之期者實自相矛盾矣

大雅公
劉篇

匏取儉質故用以酌正義以為自然之物不假

雕飾是矣陸農師謂以匏盛酒冬即煖夏即冷物理有之然非用匏之旨也

瓠衛風碩人篇

陸農師謂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鏡緣

蔓而生其狀與匏異矣羅瑞良以瓠為匏之甘者猶莊子以匏為大瓠蓋互易為名實非一種也

釋草云瓠棲瓣郭璞直引此詩為解當是舊本原作棲取瓣在瓠內棲集義耳今詩作屏於瓠瓣難通矣按古以兜為甲因謂堅為屏漢書鼃錯傳器不犀利是也豈

以齒有堅義故亦通作犀與

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詩所云自取潔白
義漢書張蒼肥白如瓠亦是其證集傳方正整齊之說
又從白中推出耳

小雅南有嘉魚篇呂東萊謂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此亦
誤通匏為瓠故云瓠有苦者耳古書傳但有甘瓠無甘
匏亦但言匏苦無言瓠苦者此可以斷已

嘉賓兼賢材言若有材無德則亦不足為君子重矣陸

農師就魯語苦匏不材之說因謂甘瓠為材且以賢材分上下之等鑿甚夫傳明言供濟此匏葉正旨也陸氏顧不之取而專取一材字以穿鑿甘瓠之詩不亦誤乎

小雅瓠葉篇

陸璣謂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醃鬻極美揚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愚按此正所謂瓠葉也惟其可食故詩采烹以嘗耳璣通作匏遂繫於有苦葉之下誤矣

傳以瓠葉為庶人之菜恐未然庶人啜菽飲水而已豈

有瓠免雜陳而反謂之微薄者按儀禮公食大夫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免鶡駕則免惟上大夫有之瓠葉所以筆者其非庶人之饌明矣

幡翻通孟子既而幡然義同翻是也詩卷伯捷捷幡幡賓筵威儀幡幡蓋亦輕舉意大抵如唐棣偏反之說而或乃泥字求解以為瓠葉似拭布之形亦迂甚矣

壺爾風七月篇傳謂壺即瓠按瓠讀若護與壺音不同以形求之亦非一種瓠長壺圓故崔豹以壺為無柄之瓠亦

猶匏之名大瓠耳然壺形但大腹而不細腰細腰者俗呼藥壺盧廣志謂之約腹壺是也舊說玄蜂若壺蓋指此非單名壺者

壺與匏皆中虛可涉水然匏形短頸大腹而稍扁壺則長腹而圓不可以利涉之故混為一物也詩匏有苦葉此匏可涉水之證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壺可涉水之證

陸農師謂壺非食物幽民斷其蔓使堅成可用其說是

也但嫌與下食農文不合長樂劉氏云枯者為壺嫩者
為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
茹此亦一說

詩識名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二

錢塘 姚炳 樞

草部

茅

茅豳風七
月篇

說文以茅為管鄭漁仲別茅葉為管皆非古者管茅異用管同麻並漚為布而茅則以蓋屋其種佳者用包裹禮物及充祭祀縮酒如禹貢包匱青茅春秋

傳包茅不入及易詩白茅皆是並與菅不相涉也故陸璣謂菅似茅又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皆以二物相例其非一種明矣

鄭氏謂取茅絞索以待時用不明言何事正義訓為蠶具亦是臆揣蠶惟預備萑葦為栖從未聞用茅者嚴華谷云取茅將以蓋屋索絹將以縛屋蓋公宮所蓋必不用茅茅又不可為索絹今以屋為野廬取茅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義始曉耳此解最楚

絢之為絞釋言文不可易索則繩索也曰索絢者倒其詞趁韻而已而其詞益奇古集傳訓絢為索訓索為絞蓋未審其為倒文耳

白茅

召南野有死蕡篇

郭璞謂釋草蕡壯茅為白茅屬陸璣云

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蓋同為茅類而種貴於諸茅者也釋艸謂之壯茅疑亦取其為茅類之長耳邢昺泥牡字謂為不實之茅亦如牡蔽之云無子殆未足信

純當讀如準緣也書顧命箋席黼純註謂以白黑雜繪
緣席也白茅裹束禮物有緣義蓋上章但云包之而已
此則既包而又用白茅束縛之也舊或訓為聚或通作
全皆於義強合

小雅白華篇此詩言束猶周易言藉正與上管對言明白華

可為管白茅可為束二者皆有用之物非僅作裹束活
字訓也舊解多以茅為束管之用謂如妻妾之相承皆
誤愚謂白華白茅總取潔白義自况其德也蓋以嫡后

之尊助理陰教亦如菅茅之濟於用非可等閒棄置者
且白茅物薄而用重其非賤棄之比可知或乃曲解喻
妄之說力詆為賤又嫌於縮酒不可通強以宗廟崇重
喻襄姒得時尤可哂

二章以菅茅連言然菅自菅茅自茅鄭氏以為菅之
茅則誤矣正義謂上章言取茅而棄菅故此章中之不
識一取一棄從何處看出也則皆引喻之謬以致此耳
菅茅生質潔白故白雲從而覆被潤澤之兩者有臭味

相投意今之子乃憒憒然以色棄德莫我肯顧其視菅茅之被澤於雲何如哉故曰不猶也猶同也

荑

即風靜女篇

荑或作梯列子固以為茅靡一作弟靡字書

荑與梯弟通易枯楊生梯鄭註亦作荑是也惟說文分荑梯為二物訓荑為艸故或以荑為柔艸通名然韻會謂今人食之謂之茅揵則其為茅始生專有之名明矣荑即茅所用以藉禮物者此即上形管之藉也易茅言荑變文耳看下貽字明是藉以將禮故曰匪汝荑之為

美也乃羨夫人之以彤管相貽者而羨亦覺其美耳末
句美字略讀緊接上為美來謂我美之也舊說以美為
喻又解贈羨在彤管之外且以為美人之所贈皆不然
嚴華谷又以美為男贈女之物報貽彤管按詞旨美人
之貽自是人以此貽我而必云我為美人之貽於文亦
未順此與劉貢父所說贈勺貽椒謔語合觀可發一哂
何元子說此篇以靜女為一人女美者又一人貽彤管
是實事歸羨是假象紛紜舛錯語意不倫且既以二章

女美非靜女何以覩形管而悅其美且珍重其貽而深以為美耶夫美者非美其色也美其所贈而歎想其正靜之德耳

荑生郊外故從其地采之許東陽泥自牧二字以為相逐於野非也且如周南之女猶出游江漢人亦貴其德之貞耳何必以城隅自牧為嫌哉夫城隅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即于歸牧馬之謂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

衛風碩人篇

蕡皆以蕡新生取柔義然蕡自為茅始生者此

以喻手當薰白言蓋柔則衆艸之始生所同柔而白則茅所獨也

茶

鄭風出其北門篇

鄭氏解此詩之茶為茅秀按茅秀亦有茶

名以釋艸葉葵荼莢蘆芳之文證之其說允矣陸農師混入苦菜非今正之

舊以茶色白因謂女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此大非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方奔竄之不暇奚暇講

求凶禮必喪服以覓其室家耶且下墓巾茹蘆或蒼或赤何同遭禍而服色不同如此愚謂對上如雲自取繁盛義則陸農師之說得之

鄭氏謂荼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蓋取亂離漂泊意然與上如雲義究不協而或乃以為淫泆女子之況不尤謬乎

幽風鵲
鵲篇

傳以此荼為蕷荅按茅蘆相類其秀皆可稱茶然此詩通作鵲鵲自言陸璣謂鵲鵲喙尖如錐取茅秀

為巢以麻紱之如刺穢然正與捋荼之語相合蓋所以
藉巢者則是茅秀非亂秀也

上綱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巢中以為
之藉蓋桑土以葺其外荼租以藉其內也禮封諸侯以
土薦以白茅周禮音義亦作租說文訓薦為茅藉是矣

韭

韭幽風七月篇韭之為物不與常草同故自為一類而餽屬

之本草一名草鍾乳一名起陽草其收種法具見齊民

要術說文謂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性內生根喜上跳
翦不用日中杜詩夜雨翦春韭是也然釋草但釋山韭
為韭而不更列家韭又字林別載水韭之名大抵形似
而種各異者

正義謂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舊皆主其說愚
謂用韭非薦新之義韭逞味於春故凡春祭皆用之若
薦新當在三之日夏小正云正月圃有見韭是也况此
祭原為薦冰而設非為薦韭而設春祭凡羹芼皆用韭

此舉時物以該祭品耳宋淳化中李至上言詩四之日
即今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
行帝覽奏云韭長可以苫屋矣何謂薦新此辨時云爾
若今韭二月已盛長無復新黃則苫屋固不待四月也

果臝

果臝並風東山篇

釋艸云果臝之實栝樓邢昺解為果臝之
艸其實名栝樓是也蘇頌謂其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
而窄作又有細毛七月開花似壺蘆花淺黃色結實在

花下大如拳其形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似是瓜屬故
有天瓜瓠蔞之名然青時如瓜黃則如熟柿又但入藥
品不與果蓏瓜瓠同類茲依釋艸文別列以識其名云
李時珍云羸與蓏同說文木上為果地下為蓏此物蔓
生附木故得兼名枯樓即果羸二字音轉也亦作蓏蓏
後人又轉為瓜蔞愚按釋艸謂果羸之實為枯樓是果
羸者根蔓葉實之總名枯樓其實名也時珍謂果羸兼
得木上地下之稱近是至謂枯樓即果羸轉音則誤矣

雷敷分圓者為枯長者為樓又有謂以雌雄異名並存考

宇乃屋垂即今檐下故枯樓得而延蔓之與室戶有別觀七月詩在宇在戶之分可見

苹

小雅鹿鳴篇

苹與薑異種而相似薑葉如艾白色莖正白生食之亦香而脆葉亦可蒸為茹故鄭漁仲謂薑即苹然釋草明以苹為蘋蕭郭璞謂之蘋萬不與薑混也王

弇州謂蕘萬即蘋萬則皆誤於漁仲耳盧氏雜說載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草是何草楊玆以爾雅蘋蕭為對上謂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云云然按今所傳陸璣說但謂草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通無葉圓花白之語也茲以釋草無萬名別列於此

傳訓苹為萍說文訓萍為苹皆大誤陸農師傅會之以為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尤非理也羅瑞良又

謂鄭氏以葍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為蘞蕭然古人稱水草之交為麋則麋鹿亦食水草此皆曲通傳說究屬強解

陸農師既本傳釋葍為水草因謂鹿食葍亦兼飲言以合序飲食之說尤鑿

萬

萬小雅虎
鳴篇

專名萬者釋草謂之葭郭璞陸璣皆以為青萬愚按萬類不一惟萬葭及皤萬壯葭見釋草文餘書

傳中有蓬蒿白蒿艾蒿蕘蒿蘚蒿蘿蒿黃花蒿牛尾蒿馬先蒿諸類以釋草無蒿名俱別見至如陸農師說青蒿亦自有黃色青色二種博物君子無槩視之可耳

說家誤於傳以草為萍因謂鹿食水草今諸蒿叢生原野豈亦水草類耶此不辨而知其誣者

小雅蓼莪篇 嶴華谷引釋草文以謂蓼蕭蔚莪之類春始生

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此詩說莪蒿

甚明愚按莪形似萬故後人有羅萬之稱然釋草但云
莪羅而已所謂蘩醜秋為萬者正以蘩有皤萬之名其
長大則為萬類非謂莪蕭為蘩之醜耳嚴氏合莪萬為
一物作解誤矣

舊說多分莪萬為二草得解然謂憂思亂神視莪為萬
則非羅瑞良云古言萬以為非美物者涼秋九月拔蕎
益蒿荒壇枉徑蕪穢不治故萬者農惡之然則詩意蓋
曰父母生我而不能得我一日養也彼蓼蓼然蒼青者

貌視之以為菁莪之草也庶乎其美材也乃孰視之則滿徑蓬蒿而無所用也此孝子之自况也則是本為萬而貌視為莪者也

蔚小雅蓼莪篇

釋草別蔚為牡蕡郭璞以為無子者蓋從牡

取義而陸璣云牡萬七月華八月為角角似小豆則又有子矣至本草別以牡萬為齊頭萬與璣說馬新萬異至云秋開細黃花細實如車前實而內子微小不可見故人以為無子亦是強語愚謂釋草有牡蕡牡茅其名

牡者頗夥自非無子之義蓋萬蔚皆貳而蔚大於萬猶雌之有雄牝之有牡者故曰牡貳嚴華谷亦以蔚為萬之尤粗大者是也

羅瑞良泥無子之說謂萬生子以喻母牡萬以喻父尤誕詩但以義萬喻材不材耳若果取義分喻父母則何不如此岵之詩明言之而乃先母而後父且喻言則分父母為二正言又合父母為一耶羅瑞良又謂萬猶有子者蔚則無子以見父母得我之難且蔚又治無子亦

寓其意尤穿鑿與芣苢曲解相似

嚴華谷云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萬之粗大耳猶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三章言戍甫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此最得解蓋萬蔚一種變文取韻非有他義舊解皆為過於深求故穿鑿至此明其義者可與讀全詩匪特揚水一篇堪例言也

繁

召南采繁篇

繁為幡萬郭璞即謂白萬邢昺以為幡猶白

是也釋草繁名凡三見後二條註家皆以為未詳惟夏
小正傳以由胡釋繁又廣雅云繁母蕘勃也陸璣亦謂
皤萬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則由胡當即皤萬無
疑至陸農師引仙經兔食之說遂合釋草菟葵為一物
未可據也羅瑞良則分繁為水陸二種其一為蘿萬屬
水其一為皤萬屬陸然釋草文義蘿別列並不以為繁
醜本草謂白蒿生中山川澤何云非水物今洲渚滸涘
間草根下滋於水而出乎陸地者比比皆是又釋水小

諸曰沚乃水中可居之地詩云于沼于沚正根滋水而出乎陸者未可強分為二也

皤蒿似艾葉上有白毛粗澀實非艾也陸璣以為凡艾白色為皤蒿非是

菹有七韭菁茆葵芹蕡筍是也無有以蘩為菹者傳箋謂執蘩菜薦豆菹皆牽於序奉祭祀之說要鮮確據但皤蒿香美可食又左傳蘋蘩蕰藻之菜可薦鬼神則古或以蘩列祭品不似后妃采葑之語尤為不根耳

陸農師以沼沚分內外謂荇采之左右蘩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蓋位下事繁之證此甚無謂夫荇藻亦在沼沚之中凡采不越左右之際必紐三者分別繁簡為后妃夫人等級則穿鑿之大病矣

通詩無奉祭祀之語又七月采蘩明供蠶事故語錄云從來說蘩可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在奉祭祀不為蠶事但不知於此詩集傳何故復仍祭祀說也

何元子主蠶事之說解事為成君服之事古者蠶室必近川以便浴蠶故有于沼于澗之采宮即記所謂築宮之宮蠶室是也引據甚確特不當鑿云太姒親蠶之作耳

首飾有副編次三者無被文古后夫人服三翟以供祭祀其首服皆以副配之此獨言被則非祭祀之服可知或引少牢禮主婦被褐之文為證要之彼即卿大夫禮耳薦繫之說未敢據以為確然也

豳風七
月篇

白蒿所以生蠶此傳確不可易蓋蠶無食蘩之
事特其未生者鬻繁水以沃之則易出古浴種是其遺
法所以不言飼而言生也集傳謂蠶生未齊未可食尋
故以此啖之不知何據

釋訓謂祁祁為徐然采不一人自取衆義此指民間之
女言蓋將從公室之女公子媵於他國者惟其有同歸
之故故染以為裳獵以為裘皆欲獻之公子也何元子
例以采蘩之詩以為宮中之人在其內則何以不先豳

公而先公子耶况彼專言彼此泛言人各自為義明矣

芩

小雅鹿鳴篇

芩釋草無文故傳但訓草說文依傳而別出

荃為黃荃是芩與荃二物蘇頌謂黃芩苗長尺餘莖榦粗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類紫草高一尺許亦有獨莖者葉細長青色兩兩相對據此則與陸璣所說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者相似當是一物又廣雅云黃文內虛黃芩也字亦作芩可證

舊分荃苓二義謂說文作荃以其色黃或云苓者黔也
黔乃黃黑之色然今黃苓多外黃內青鮮黑色者苓從
黔恐未然

羅瑞良謂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始生香可食二曰蒿
甚香三曰苓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
之義此強解也今黃苓無香豈可與蘋蕭青蒿並為香
草此奚所據耶

臺

臺小雅南山有臺篇

臺夫須釋草文鄭漁仲謂即蕘臺菜全謬

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簾幕以禦雨而羅瑞良又分莎草與莎為二物以為臺即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若莎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而多毛即今青莎與莎草不同愚按釋草云臺夫須又云蕘侯莎自是兩物羅氏之說不誤

一說臺別名山莎而夏小正云蕘也者莎隋也通作沙隋亦名地毛見廣雅則釋草所謂蕘侯莎乃以莎隋二

字為名不單名莎且有地毛之名疑羅氏所謂根若附子周而多毛者近之而臺既一名山莎故舊說謂之莎草或即青莎綠莎之類此大非也臺名山莎見纂文又取為簾笠自是堅老可用者若綠莎但柔翠蔓延而已晏殊庭莎記云是草耐水旱樂蔓延雖拔心隕葉弗絕也此則青莎綠莎之屬正釋草所謂蕩侯莎者耳

羅瑞良謂詩以得賢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凡言八物以臺為首蓋禦雨之具雖至微然必平日知其所在蓄以

待之亦猶賢者之當預蓄此誕說也通詩八物平列各自為義安得取首義以槧其餘且簾笠固以臺草為之未有專言臺而取簾笠為義者今有制器者於此不入山度材漫取枯槎危迺之屬而曰杞柳之為杞柳即在是也然乎否

小雅都人士篇鄭氏謂以臺皮為笠故謂之臺笠是也此與繙撮對言明非二物傳分臺禦暑笠禦雨殊難解若依羅瑞良說以臺止為衣而別笠於臺外則簾衣正禦雨之

具而但云禦暑何耶今世笠制不一有用麥莖織者亦有以竹編其外而施棊皮蒻葉於內者此與用臺正相似詎云臺必不為笠乎

正義引郊特牲文謂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陸農師辨之以為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茅愚謂笠不必定為賤者所服士君子家居亦用之如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李太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果午大抵登涉游覽多服此者與上狐裘下充耳對言此則燕居

之飾必謂此為賤服又或謂出田時所戴於都人士殊不相肖

菜

菜

小雅南山有臺篇

釋草云釐蔓華說文云菜蔓華愚按菜本

音讀若釐故釐菜古通范致能吳郡志云來釐吳音並用是也如劉向封事引詩貽我來牟作釐牟正與此合則釐之即釐無疑者餘見他書或異義同字或異文同音不可枚舉後人復因釐藜音似故或引陸璣逸說訓

菜為藜而注爾雅家又不知雅之釐即詩之菜但以為
蒙華并不言其狀此古今一疑案也然事物原始則云
菜即藜一名落昴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則二
者又似一物未詳是否

傳因釋草無菜故不明言何草正義直以汚菜當之過
矣陸璣謂菜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菜蒸當
有所據又字書汚菜之菜讀若賚則並不叶臺韻矣
或謂菜即今紅心灰蘿菜譙沛人以雞蘇為菜三蒼以

茱萸為茱皆名同物異愚按灰蘿別是一種玉冊號藜
為紅心灰蘿蓋形似灰蘿而心赤者此即謂藜為茱之
說若雞蘇茱萸則去之遠矣釋草拜蕩蘿註謂赤似藜
左傳斬藜蘿蓬蒿而共處則蘿與藜相似謂茱為藜因
謂藜為蘿此或有然耳

陸農師謂楊舟利涉以象濟難其義猶似若據茱葉可
食之說推至於藜蘿充饑以為濟難之象則愈曲矣且
作詩錯舉發端謂山之有草木猶國之有嘉賓耳何能

一一引喻之曰若者為治平之佐若者為濟難之臣乎

義

義小雅菁菁者莪篇釋草謂義為蘿郭璞謂今義萬亦名蘆萬

陸璣謂一名蘿萬葉似邪萬而細科生莖可生食又可
蒸食香美味頗似蔓萬陸農師謂一名角萬愚按本草
角萬似白萬花如瞿麥徑三四分花罷結角長二寸許
微彎與義絕異農師之說誤爾茲以釋草無萬名別列
於此

覆蠶以繁不聞以莪陸農師引釋蟲之蛾羅以解釋草之莪蘿要是强合郝仲輿又謂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以比育才亦未然

羅瑞良謂莪為古之蘩即釋草所謂蘩之醜者愚謂蘩之醜釋草不明言何物而莪蘿別列一條且無蒿名則莪不當為蘩明矣羅氏又據此詩中沚合召南澗沚與春秋傳澗溪沼沚為左券然召南一章云于沼于沚二章又云于澗之中春秋傳云澗溪沼沚之毛又云潢污

行潦之水前後說相合而此詩首曰中阿三曰中陵夫
陵阿詎亦水中地耶

羲陸生性亦宜水大抵在陵阿中者多陳藏器謂蘆蒿
生高岡是矣詩云在沚者蓋根滋水而仍出乎陸耳若
陸璣所謂澤田沮洳處非必竟是水中也故以羲為水
繁吾未敢信

羲之在中阿陵沚猶士之在膠庠所謂得其地斯為良
也詩之大指傳語盡之其後說家浸淫益鑿並可掃除

耳

小雅
蓼

蓼

傳

取

長

大

義

無

所

據

戴

侗

以

為

草

蒼

蒨

貌

得之蓋義之色也愚謂蓼蓼猶菁菁陸農師云草之初

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文從青正與

蒼蒨之說合舊解多取長大義以便於義變為蒿之解
則其誤實自此始矣

嚴華谷云義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義矣乃蒿也其
始為義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身之

詞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同愚謂蓼蓼果
為長大之義則此長大者便已為萬不當仍謂之義矣
且使義長大必變為萬則少好長醜天下最不材者無
踰於此而菁莪何以為育材之况耶夫孝子誠自怨其
身也曰吾固願為義而不得而直為萬也

遂

遂小雅我行其野篇

釋草云遂蕘馬尾即此詩之遂無疑今人
誤讀爾雅皆以遂蕘連文為商陸別名因不識詩中遂

為何物不知遂一名蕘一名馬尾觀郭璞所引本草及
關西方言可見又羅瑞良亦列蕘為一條不作遂蕘此
其證也蘇頌謂遂俗名章柳根多生於人家園圃中春
生苗高三四尺葉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間
開紅紫花作朵根如蘆菔而長此可以識其狀矣

傳但訓遂為惡菜鄭氏以為牛蘞陸璣主其說謂揚州
人呼為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幽州人
謂之遂愚按牛蘞釋草惟有蕘名更無遂名今舍蕘而

以遂當之亦張冠李戴甚矣郭璞謂今江東呼牛穎者
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
淋為飲據其圖狀與璣所說羊蹄迥異且傳以為惡菜
而璣甚稱其美又兩相刺謬矣本草註謂商陸昔人亦
種之為蔬根苗莖並可洗蒸食頗與傅菜名合覽者斷
焉

或謂說文無遂字遂亦作蓄谷風詩我有旨蓄亦以御
冬陶隱居謂即此菜戴侗云今羊蹄菜謂之禿唐即此

物堯遂蓄蓋一聲之轉耳此尤影響傳會之說不可據也

嚴華谷謂詩意遂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今婚姻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其義非也此特野行無聊之况觸物寓言豈暇計及治疾之用耶

蕷

蕷小雅我行
其野篇 蕷訓蕷釋草文郭璞謂大葉白花根如指正白可啖者是也廣雅以為烏麌陸璣云河內謂之葵

幽州人謂之燕葛根正白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愚按葛與莧菜相似故陸璣釋非為葛類當以郭註大葉白華之狀求之鄭漁仲謂即商陸是以遂為葛矣陶隱居釋木通或云即葛藤莧又本草唐註江東人呼木通為畜葛子色白者乃猴葛也則木通原有葛名蘇頌謂木通蔓大如指夏秋開紫花亦有白花者又與郭璞說葛近似當是一物耳釋草又云葛蔓茅郭璞以為葛華有赤者為蔓葛一

種是也此則陸璣兩種之說蔓茅乃華赤者或當有臭氣耳鄭漁仲仍以為商陸之赤者誤甚

鄭氏以來遂采蓄為婚姻之期故云仲春可采誤甚婚期迨冰未泮此不必言即果如仲春俗說亦當賦桃夭豈有采野草惡菜而識之以為佳期者此明是眼前流落光景不可因婚姻傅會也

藍

藍小雅米
綠篇釋草歲馬藍郭璞以為今大葉冬藍也羅瑞

良云菘藍汁抨為漬堪染青蓼藍不堪為漬惟作碧色
其大葉者別名馬藍凡物於其大者多以馬名故以馬
藍為作漬之藍愚按詩但言藍於諸藍中未知何指然
米以為染則自取其大葉堪作漬者言之鄭漁仲通志
藍分三種謂俱堪作漬然但稱大藍無馬藍名至釋草
歲註別云馬藍菜要未可據蘇頌又謂菘藍即爾雅馬
藍則三者之分又混淆矣

崔實謂五月可刈藍與月令正相反愚謂米藍不必拘

時大約以五月為始故以為五月藍已漸長初及可刈之候此民間私事若月令則國家之制必有關係故禁之非直為微草細事已也夏小正啟灌藍蓼固是分移之說然安知不刪繁作染薄言刈之耶至鄭氏以日作月則六日不曠采藍之期又過五月矣總之早晚先後固無定時說詩者尤不可執成說以相拘也

陸農師謂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采之盈襜較易故詩以為後此傳會之說也綠乃鴟脚莎其葉細藍為

馬藍其葉大此大小之辨固然以是為易盈不易盈之別因謂序有先後詩人豈暇及此耶

白華

白華小雅
華篇

釋草正列白華而以野菅釋之蓋以白華

無他名取其已漚之名加一野字為識則白華其本名也二章總云菅茅省文成句耳陸農師乃謂菅花白故一云白華則似本名菅而偶呼為白華者誤矣至舊以為茅屬尤誤

束晳補白華詩泥序謂孝子之潔白意故有涅而不渝無營無欲之句說者以此見白華之美愚謂凡華白者頗多何必於為管之華專揚其美且如笙詩無文其序本不可信束晳所補但摹寫一白字而詞頗淺陋去作者之旨遠甚詎可據彼而論此耶

舊有謂管蒯皆蒼也黃花者俗名黃芒白華者俗名白芒黃芒即蒯白芒即管愚按蒼華見釋草文黃者自名葉白者自名爰與管蒯無涉且管蒯又不名芒釋草芒

杜榮郭璞謂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屨屬本草別名芭茅亦有黃白二種乃別是一物不可混

陸農師云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按此以二語例看得解且菅與束對舉引證

二詩確甚

管

陳風東門之池篇

陸璣云管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片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思

按此即白華之狀正義謂管者已漚之名不誤至其未漚者但當云白華不當云名為茅也本草註茅有白茅管茅黃茅香茅芭茅數種直以管為茅之一又謂夏花者名茅秋花者名管二物狀皆如筋可通呼地筋不可並名管則管又非茅要之皆矛盾語耳

堇

堇大雅
絲篇此堇定當為苦堇釋草云醬苦堇郭璞謂今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是也本草唐註以為此菜

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莧菜葉似蕺花紫色六說文亦謂莧根如蕷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皆可證嚴華谷引內則莧蕧粉榆又公食禮鉶筆皆有滑以為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莧則莧是羨菜傳以莧為菜不言毒物知為莧蕧之莧非芨芨之莧也其辨稔矣

正義解箋謂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莧蕧之莧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莧是烏頭此大誤也莧菜亦有苦名詩

正與苦茶並舉而見其甘美耳嚴華谷云若為驪姬寘
肉之堇則與鳩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
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
荼雖苦得霜而甜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尤
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
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為美
物其論甚暢備錄之

釋草苦堇之堇與芨堇之堇音字原無異同亦顧於詩

義何如耳字書別苦堇作堇芨堇作堇又別爾雅苦堇之堇為上聲詩芨堇之堇為去聲皆不必也

蓼

蓼

周頌良耜篇

釋草有蕎虞蓼之文郭璞謂虞蓼即澤蓼是

也蘇頌以為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按此則蓼類不一良

耜所薅是田間水中所生者其為虞蓼無疑矣說文以虞上屬讀為薺虞則似水蓼專有蓼名非是

正義謂蓼是穢草此因薅云然愚謂田間不使草生恐怕五穀故凡非種皆鋤何必定是穢者始薅之耶至蓼與荼水陸異產斷非一物俗呼辣荼者荼即苦字之代蓼味辛而苦故云辣荼蓋苦之易言荼猶辛之易言辣也舊解混而一之不知何據

周頌有
忠篇
集蓼言辛苦此妙諦但陸農師虛屬後患言何

元子專指武王喪言以時考之武王既崩流言初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作閔予此詩繼作於閔予之後則非居喪時矣集蓼語當不指此吳越春秋載越王念復吳怨歌則以蓼詩語意雖不必著迹似亦當作如是觀是乃所謂憇怨也

詩識名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三

錢塘 姚炳 撰

木部

桃

桃

周南桃夭篇

釋草荆桃旄桃櫞桃諸條皆有桃名而形種

各異今按花有紅紫白數種其實有絳桃碧桃絳桃白桃金桃胭脂桃取其色而名也有絲桃油桃方桃扁桃

偏核桃象其形而名也有五月早桃冬桃秋桃霜桃因
其時而名也其性易生易死陸農師所謂白頭種桃其
華子之利可待羅瑞良亦云華實早茂而早成七八年
即死是矣

夫說文通作杖徐鍇以為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
長大與毛傳少壯集傳少好義同陸農師云桃皮束莖
榦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
南取少桃以興嚴華谷亦謂與書厥草惟夫皆少長之

意然按少穉之夭讀若杏月令益春母殺胎夭王制不
夭夫要皆指蟲獸言無作雙聲者今讀平韻作雙聲惟
見此詩及凱風與魯論三書大抵是形容態度之詞愚
謂桃榦舒放茂長近是不當泥之子取少為義識者斷
之一說讀若歪唐人詩隨風趁蝶學夭斜又錢塘蘇小
小人道最夭斜今詞章家多以此言桃杏但作雙聲義
究未安耳

夭夭以樹態言灼灼以華容言二語開說首句但拈出

桃字為發語之端故三章華實葉文遞變而夭夭不易也舊皆因少盛為說故正義謂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並言之言由桃少則華盛皆是添足

何元子云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康成謂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意古制如此后妃始嫁時或當桃花故詩人本而詠之此大謬解按古婚制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孔子對哀公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迨冰泮而婚禮殺故媒氏職以仲春大會男女使之

急通其婚姻為失時也此詩託賦桃夭不過取其華葉
盛麗果實成熟為之子宜家預兆豈必定為婚期况后
妃貴族之女自應以時來歸何至遲及仲春大會而始
嫁耶且下云蕡實葉蓁則是夏時並非春時矣

傳以實為虛之匹故對色言取興婦德然按之詞旨似
未暇及大抵此詩為始嫁祝頌之語以華喻色以實喻
子言之親切而有味通論云桃花色最豔故以取喻女
子開千古詞賦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其葉因華及

之毛傳以實為喻德而以葉為喻形體至盛近滯且形體至盛語尤未妥大抵說詩貴神會不必著迹如華喻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也有實之時其葉亦至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云綠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

羅瑞良引麻實之貢證貢實然麻實亦別作臘草木中多子者頗夥何必桃實而以麻子為喻耶嚴華谷云墳為大防鼓鼓為大鼓有頌其首用宏茲貢皆訓為大則

蕡亦桃實之大貌似也顧其字義爾雅中已有之釋木
云蕡藹郭璞謂樹實繁茂奄藹則大義猶非真諦耳
釋訓云蓁蓁孽孽戴也郭璞謂皆頭戴物按戴義不可
解故傳註皆不引其文若訓頭戴物於桃夭更難通此
滯說也愚謂蓁固盛貌孽同蘖萌芽也公羊傳以為孽
賤子猶樹之有蘖生則孽亦旁生之盛者戴固當為盛
字之誤

術風木
爪篇
舊謂瓜有爪瓞桃有笄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

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是也然桃本木生謂之木桃者因上木瓜而言耳陸農師乃謂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為木桃則即木瓜之類矣姚寬亦主其說蓋由認楂子以為桃故也不知任昉述異記有云桃之大者為木桃

魏風國有桃篇

園是假境桃亦汎設傳取桃喻民詞旨遠甚鄭氏以為不取民而食己之桃尤滯陸農師則謂國君有一國以自養今園之外莫能理亦拘牽之論也愚謂桃

不在山林而在園則國小而迫之譬有實而落之以為
穀則日以侵削之譬睹此景況得不心憂而發於聲也
乎故直接之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謹

楚

楚

周南漢廣篇

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荆羅瑞良謂楚者楚地

所出其一名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其後稱楚而荊州
亦以此木得名也按荆有牡荆蔓荆其種各異廣志以
牡荆即蔓荆復別赤荆大實者為牡荆並誤蘇頌云牡

荆即作蕪杖者枝莖堅勁作秆不為蔓生故曰牡葉如
草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高
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棟夏盛茂有
花淺紅色藥黃白花下有青萼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
而輕虛此與羅瑞良所說合

翹翹訓遠不訓高以楚言之蔓荆莖高僅四尺而衆薪
尋丈者頗多其不得以楚為薪中之尤高者明矣江漢
泳廣正歎其必不可求而反云我欲取其尤高潔者抑

何孟浪至此耶詩蓋曰薪遠不可致也近有荆焉我庶就而刈之女貞不可求也乘有馬焉我庶附而秣之是則所謂執鞭忻慕之心已矣

王風揚
之水篇

舊謂楚小於薪蒲輕於楚按楚高者僅四尺薪之小者也首章薪總楚蒲而言此言楚小於薪語滯耳觀此則知楚為薪之小而易刈者漢廣翹翹之解不待辨而自明矣

鄭風揚
之水篇此與王風異解取喻全在一束字舊以此詩為

閔惄之無臣而作無臣則孤立少助易致侵奪如楚木雖輕而能盈束則雖有洪波激揚亦或不至漂流而忽則孑然一身而已故以是為憂也

或謂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愚按楚即是薪詩凡言薪必及楚蓋楚者薪木之一也漢廣成申綢繆三詩皆從薪拈出楚此章因楚槩言薪隨文先後更無別意勿拘可也

唐風綢
繆篇

首章總薪而言次云芻薪草也三云楚薪木也

不過易字成文絕無區別何元子乃引漢廣詩所誤解者以解此詩謂楚在衆薪中特為翹起故以興衆者見其美異於他女則更誤矣且亦思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此際如饑渴飲食雖姪亦妍何暇求其尤美者耶

舊謂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義蘇子瞻云合異姓以為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薪之為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是也愚按古多以薪為婚姻喻者漢廣南山外如車牽四

章亦然蓋即執柯之說大抵取分合義近之

唐風葛生篇

蒙楚蔓莖蓋錯舉言之不必定以葛藪所生之

高卑言如葛生河濱未嘗不蔓野圖經謂烏藪每多在林中作蔓則亦未嘗不蒙楚棘也陸農師謂葛生高而蒙楚藪生卑而蔓莖各繫所遇殊泥陶詩荆棘籠高墳與何元子所說荒塚纍纍景象適合

詳見草部藪條

春風黃鳥篇

此詩首尾以棘楚言荆棘非好鳥所棲今三良從葬恍若在荆棘叢中不復得出蓋惜之也或謂棘桑

楚人所共見丘隅則人所不見以止非其地故不免於
禍則是責之非哀之矣

甘棠

甘棠

召南甘棠篇

杜為甘棠此釋木明文也後又恐混於白

者故復釋為赤以別之則赤棠為杜杜為甘棠明矣白
者但有棠名無杜名并不可以甘名陸璣謂棠羨而杜
惡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其說相反說文分化為棠壯為
杜鄭漁仲又謂南為棠北為杜要未可據或云棠杜實

二物杜蓋小梨實小於梨大於棠棠則海紅嘉慶來禽之類併存其說

蔽奄也齊語使海干有蔽註云可依蔽也荀說文云草木盛貌名伯巡行聽政舍止甘棠之下必是枝葉敷舒可休蔭者則陰翳茂盛之說得之傳獨訓為小義不可解

嚴華谷云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憩之木而起興此論最活愚謂召伯侯國

命吏巡行所至自有候館斷無空止樹下而布化宣澤
之理此必驛路之旁偶一休蔭人思其德遂作勝跡耳
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與韓詩
外傳及說苑之說同要是鑿論耳

九域志載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今其處當猶有
可考者

翦傳訓去說文解為齊斷是也蓋翦而盡去之義釋言
云翦齊也禮記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註謂翦滅其嗣

皆可證伐則斬刈之落其枝葉未去其根幹如伐其枝
肆以伐遠揚俱是故三章皆以勿翦貫而伐敗拜異文
遞輕之詞也若伐猛於翦則不應與拜敗例言矣

鄭氏釋拜為拔較伐尤猛今不從是也說文但以首至
地為拜無他義則攀屈近之恐亦不至折折即敗意更
與二章無別矣

杜唐風有
狀篇杜多一本特生至上則枝葉敷舒故名伯坐
其下聽政詩中言狀杜者凡三見可知惟杜之特生者

謂之杕非凡樹通稱也說文汎訓樹貌非

滑滑自取茂盛不取稀疎嚴華谷云本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是也傳為無兄弟引喻故云不相比然對下菁菁便難通矣

唐風杕杜篇

先儒皆泥杕取孤特義故以喻寡弱不知榦則特生葉自繁蔭正為往來休息之所是以下文直接肯適肯來何云陰涼寡薄耶觀甘棠言蔽芾前杕杜言滑

滑菁菁小雅言萋萋皆可證

鄭氏以道左為道東謂日中之後樹陰過東不可休息
果爾則下何又易左言周耶不知左與我叶周與遊叶
取韻而已豈有他義耶

小雅杕杜篇

傳解睞為實貌無所取義何元子引檀弓華睞

之睞訓明亦強合愚謂字從目當以人之視其實言按
字書睞窮視貌莊子睞然在纏繖之中又陸士衡擬古
詩跋彼無良緣睞焉不得度皆可證蔡元度云睞者實

大而可見萋者葉齊而已成亦取視義

舊以萋萋為新葉言於杜晚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於今杜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愚按行役踰期以為次年新葉亦通但當晚實時舊葉猶未落固自萋萋然盛也且詩先言實而後言葉者如桃夭類然又未可執以驗先後之期耳

趙宦光謂牡棠牝杜與楊柳同義是詩代為室家思夫之詞故以杜寄興此大可哂詩但因時序之變覩物興

懷而已孤特義亦覺是贅况取類牝牡耶正義謂杜實猶繁滋君子不得安於室家而長子孫亦是穿鑿

梅

梅名南
標有梅篇

釋木三釋梅一梅柟柟木也一時英梅即雀

梅似梅而小一杌檠梅狀如梅其子赤色似小柰而和羹之梅未有釋詁今按梅古薦豆籩乃周禮所稱乾棗是也蜀志載蜀名梅為棗而夏小正亦云五月煮梅為豆實均足互證其枝葉形狀是處可驗若釋木文梅名

三見要各有類屬不可強合耳

詩特以梅實之零落喻盛年之難久是以思及時婚姻耳何嘗念及梅之香色與花實早晚且即以色論之冰玉之姿較勝天斜多矣陸農師必以華先桃李著實在後曲求風人之旨耶

梅實落三而始衰女年十六七而方盛二者正相反非可相例也正義解傳謂以梅落始衰喻女年始衰豈傳本意耶歐陽永叔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

間故前世學者多謂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信然傳訓標為落嚴華谷引柏舟詩寤辟有標作證訓擊謂擊而落之愚按梅實自落者少又標從手當取擊義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或又同拋作拋擲解公羊傳曹子標劍而去之亦通

堅無取義嚴華谷引塗堅解作霑地亦強合何元子易土為木謂即槧量之槧傳寫訛者盈筐則以木槧之尤非理梅實非米粟比安得用此取平耶當從讀詩記作

暨訓及為長或云去土為既既者盡也義亦通

泰風終
南篇

果實之梅無柟名釋木釋梅為柟而傳用以訓

此詩之梅當非果實之木若郭鄭諸註則仍謂是似杏
實酢者誤矣陸璣又分梅柟為兩種謂梅樹皮葉似豫
章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以地近故
亦有通稱而孫炎但以為荆揚方言之異要當是柟之
一種耳一說終南梅本作柟叶下丹如次章堂叶下踰
傳寫者以方言誤也

陸農師解此詩仍以標梅之梅為說雖變枳變杏於義甚鑿然舉二果實以見地產之饒未為不可不必定是巨木堪誇也集傳闕其文不釋嚴華谷引梅柟之文而存郭註兩賢之意毋亦同此

何元子謂梅柟異木不得同混蓋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不應為終南所有當通作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此易字求解未可據也且按文索義亦覺未安夫條者小枝也枚者別生條也今不言何木

而但曰終南之山有枝有條成何語

陳風墓門篇傳亦謂此梅為似豫章者以生於空山墓隊中

當是大木不應為調羹之梅其說近是後之解者或但云羨木不直指為柟或竟同標梅例訓今並存之

墓門不過山中之地不得謂非梅所宜生且詩但言梅木耳未言梅子也亦但言鶲集梅木耳未言鶲食梅子也陸農師總認食甚變音為實事膠固於胸故即借以言梅謂鶲非梅所能養而羨之者亦不根甚矣

曹風 鴻鳴篇此當是標梅之梅以下對棘榛俱有實可食者故傳

亦無明文

小雅
月篇

四梅栗俱可供籩實故為嘉卉不必定以奇果為嘉也

侯梅不槩見書傳若西京雜記載梅七種有侯梅要是標識佳名以相炫美不可為典要耳鄭氏訓侯為維作助語極當鄭氏泥卉作草故別謂嘉草為梅栗之下所生果爾則侯亦不應訓維矣維者從嘉卉而撮舉之也

樸櫟

樸櫟

名南野有
死鹿篇

此木之名詩與雅倒置固是疑案然以

二字恰合又他書別無櫟樣之名則其所釋或當指此且樸非木專稱釋木云樸抱者郭璞以為樸屬叢生者為抱詩所謂棫樸抱櫟據此則詩之樸櫟當是單名櫟者以叢生故加樸字即槲櫟是也槲櫟似櫟亦有斗皆叢生彼云抱櫟此則云樸櫟詞義允合且與下死鹿文對若爾雅倒其辭為櫟樸亦自有證大雅芄芄棫樸是也今定其名與釋木合別出一部以俟博考者

林有野有文義對舉蓋林中木衆不必盡是樸櫟猶野
中獸多不必盡是死鹿也此就其中拈出一木為言亦
足證樸櫟之非小木通稱矣鄭氏誤以二語串說故不
言林而正義支離其詞尤難解

唐棣

唐棣

召南何彼
樛矣篇

唐棣為移此釋木明文郭璞謂似白楊
是也本草扶移樹葉綠花黃又古今注謂扶移圓葉弱
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與此詩所詠樛華及

逸詩偏反極合斷當指此陸璣以為真李嚴華谷謂即
夔真並非也集傳於此詩依釋木文而註論語逸詩則
云郁李恐有誤

沈存中謂扶移即白楊而逸詩之唐棣乃白移小木比
郁李稍大者又與扶移不同然按釋木文無他移且其
所說白移小木書中不槩見不若扶移之黃華搖風於
詩語較有合殆未可據也

戴侗謂常棣唐棣棠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為

一物常唐棠夫扶蒲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常棣唐棣為二遂放後誤此大謬語常唐異字不可以音近通若其所說紅白花乃常棣非唐棣也惟辨郁李非莫言之甚晰而當

此但以華之盛喻車服之盛鄭氏取况顏色已非其肯陸農師乃牽序語為反夫之說羅瑞良又從華之反合興及王姬築館於外為有反而後合之道亦傳會甚矣或語唐棣華一梢輒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並蒂芙蓉

此後世新昏陋語不可以入經解且一树二萼乃郁李
花非此唐棣也

李

李名南何彼
轍矣篇

李類甚多西京雜記有朱李黃李紫李綠

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
猴李諸名又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而兩京記東都嘉
慶坊有羨李號嘉慶子皆其著者也其見繹木文惟三
種而休祚諸名頗不經見他書云

二章穠承上唐棣言桃李則喻唐棣之華之色正見其
穠也此是比中之比玩文自明惟正義得之其後說家
多舍唐棣而言桃李則失其本矣且桃李華同時色同
豔子同繁故每並言如投桃報李之類是矣而何二人
之取興為哉

衛風木瓜篇

陸農師謂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亦或
謂之木梨此蓋以榦楂為木李謂與木桃俱木瓜類非
也瓜不木生故謂榦為木瓜若桃李本木實不過依上

章木字以成文耳何必別求所謂木桃木李耶舊有以
枝蔓之雀李別之足破其說

王風丘中
有麻篇

李與麻麥皆是假設鄭氏實謂留子所治則
是農圃細民耳賢者即放遂不應事此陸農師又引呂
子文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者莫援因以推及不盜而
見其政之善尤非其旨矣

小雅南山
有臺篇

李實非穀粟菜茹雖果籩尚不及之而陸農
師謂李可養人以喻父母之道亦強合矣近世俗詬謂

李性多子以與下父母相鬪會尤陋通詩草木皆錯舉無他意

鬱

幽風七
月篇

釋木無鬱名傳以為棟屬而正義定為唐棣

後儒皆宗其說此由誤認唐棣因以誤認鬱耳唐棣乃

扶移大木不聞有子可食何得以鬱屬之今據劉稹詩

義問謂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陸璣疏
亦同

而本草又有

車下李之名與西京雜記所載李名正合爰定為李屬

附李後覽者辨焉

本草列郁李一條而載薁李鬱李車下李爵李棠棣諸
名於下則傳所謂棣屬者乃棠棣非唐棣也自正義釋
為唐棣之屬而其名益紊矣今定鬱為李類而以本草
車下李之名屬之至以郁李為車下李及謂鬱為雀李
者並誤郁李乃棠棣別名非李屬其不得有車下之名
可知若雀李乃枝蔓所生又名罕見書傳尤不容混入

也

互見後棠棣
及草部真

柏

柏 鄭風 柏舟篇 柏有數種葉扁而側生者為側柏此乃真柏

也若葉柏而身松者為檜身柏而葉松者為樅又峨嵋山一種竹葉柏身謂之竹柏皆非柏種今人呼側柏為扁柏葉尖者為圓柏疑即樅類不可槩以柏混耳釋木謂柏別名楠而說文作鞠則古字當通月令鞠有黃花周禮鞠衣皆可證

嚴華谷云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此說最得若徒

取喻美材則是憤懣自矜之語非憂國意要從汎流看出無人維楫真是巨眼至其引證諸篇並確持此說詩乃是風雅解人何慮墮入惡道而或猶沾沾以為內貞外固之喻何哉

鄘風柏舟篇

鄭氏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詩取義止此陸農師仍泥柏求解謂柏不宜為舟喻婦不宜他適果爾則詩何以兩咏柏舟又與松楊並言而且鄭柏舟傳云柏木宜為舟喻仁人宜為官而農師說此

詩則云不宜可知皆隨詩作解無定詞耳故嚴華谷謂
詩人取義不在於柏此確論也

卽鄆衛地皆近河故詩每即所見以起興如河廣河水
是也此云中河固非汎設言柏舟者河中之所有耳若
必云奪汝歸齊當乘舟渡河因以為咏則泥矣

小雅頌
弁篇

松柏皆以喻王先儒多主其說何元子引字說
柏視松之語謂松喻王而柏喻相甚無謂夫王為宗族
所依託如史記所謂松柏為百木長而守宮闈故以為

比耳卿士特以輔王者奚可與王並言耶

魯頌闕
官篇

新甫以所產之地言作廟非必盡用松柏取柏

亦非必定屬新甫特敘名山名材以見其事之慎重而
華美耳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又通典漢汶陽
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北此故處可考者

商頌殷
武篇

丸乃圓轉之名說文云圜傾仄而轉者字從反

仄徐鍇謂仄者一面欹而不可為也是故仄而可反為
凡丸可左可右也木不圓則不能轉不直亦不能轉則

嚴華谷兼圓直二義得之傳訓易亦圓意惟圓故便易耳而薛氏章句云丸取也取而伐斲之使其丸且澤故曰丸丸謬矣如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笛亦取圓直故稱丸挺此尤明證

棘

棘

呻風凱
風篇

棘與棗異種沈存中謂棗獨生高而少橫枝

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要是二物也凡詩言棘者

皆荆棘之棘惟楚茨之棘為疾藜刺

辨見草部總非棗屬然

棘亦有實如小棗而可食故詩云其實之食耳釋木專
有終牛棘文至其分列棗類頗夥無名棘者孟子養其
櫟棘是二木與上梧櫟例看明甚又釋木云櫟酸棗未
嘗連棘言則棘非棗益明矣冠宗奭謂棘生崖塹上久
不樵則成榦人呼為酸棗更不言棘要亦美其名者而
古今注直云棘實為棗誤矣

陸農師援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正凱風之時此尤
強合彼自言棗葉之生與棘無涉且下云棘薪則又成

材時矣而凱風猶吹之豈亦葉初生之候與

羅瑞良引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以為言棘心者乃其造實之萌芽是也如此則與七子有闕合詩所以徑接母氏劬勞見其長養之恩勤耳

夫天亦舒放茂長之意與桃夭同但以對下薪言則不妨從少取義且以見七子之自幼而壯皆賴恩勤為不忍忘也

棘至為薪可云成立然僅共爨燎則菲材而已必兼二

義始與下詞首合

魏風國有桃篇

此傳直訓棘為棗陸農師直以為酸棗蓋因上

言桃不得不以棗為配耳愚謂國君即極儉嗇何至捨
豫充饑豈有自取其棘實而以為供者說者因以傳會
謂其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
桃以為穀園棘以為實且謂推其氣量所至必當以桃
當肉以棘當穀其說益稚真堪捧腹

秦風黃鳥篇

棘多刺亦惡木又卑枝易見非黃鳥安集之處

猶三良從葬不得其所所謂會見汝在荆棘叢中正此詩取喻之意耳

陳風墓門篇 取棘喻伐義自允合但鄭氏以斧斬為誅絕之

喻嚴華谷謂為良師傳教誨之喻則嚴說為長也

曹風鳴鴦篇 棘叶國取韻故鳴鳩及青蠅之說同更無深意

蔡元度以棘之心赤外刺為四國求解則鑿矣且鳩子有七安知不各隨所飛而何元子必謂始之在梅者降而在棘以合曹地被分不能成國之說尤曲甚

小雅 濂

露篇

何元子謂棘有二此棘乃櫟棘之棘也愚按櫟

無棘名

說見前

且露無物不被正見其溥荆棘雖非美材

與豐草亦相埒豈獨不應沐霑濡之澤而必易為櫟棘耶或據本草謂杞未有無刺者故詩稱杞棘實一木與楚茨說同存考

小雅 青
蠅篇

棘與榛總以樊言傳說甚當亦不必訓刺人求

合讒言也

榛

榛

邱風簡今篇

榛陸璣以為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黒味

如栗陸農師謂其樹似梓羅瑞良謂其枝榦如木蓼葉
如牛李色高丈餘子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
美亦可食歟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子如杼子味亦
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非榛
楷之榛至女贊則宜兩者皆可用愚謂榛亦自有各種
然皆有實可食不得以詩中所云別異同也羅氏說蓋
本齊民要術今人辨味如栗為樹之榛栗之榛莖可為

燭為山有榛之榛通謂出自陸璣所云然正義引止數語他不槩見茲亦獨存正義所傳者以俟後

詞義以榛苓興美人二物皆山澤中之所有者故以喻西方之所思不必如傳作籩實資用藥物救患觀也讀詩紀云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方然後有此人數語較淺合

鄘風定之
方中篇

鄭氏因文順遞以六木皆為琴瑟用非是且琴瑟正不必泥通論云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其久

居於此所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為琴瑟之用猶唐人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即其意非真欲伐之也孟子故國喬木可見喬木亦為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以為預備蘇氏謂種樹者求用於十年之後皆謂真欲伐之固矣

曹風鳴
鳩篇

陸農師取每况愈下意謂榛卑於棘尤強解榛木亦高尋丈豈有比棘更卑之理若其果實雖有先後然詩祇以取韻非以為序也此亦如駒篇說馬習氣最

為可憾

小雅
蠅篇

青

榛亦以為藩只如傳解已足後之穿鑿者乃念

及婦人所贊以生刺獲姒之說又因舊語謂榛木可為矢取備文武二義為讒人害善之興去詩人情旨遠甚

大雅
旱麓篇

早

詩以草木興者殆半如必依周語韋昭註謂王者

德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則本詩葛藟柞棫且不勝其說矣彼自斷章取義安可據以為言耶此詩舊謂受祖之作當自推本先業以見其承藉之厚故即旱麓榛

楨為喻傳泥草木固未是鄭氏因草木及民亦覺無謂嚴華谷云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楨楨喻福祿似較切近楨訓為最此說文誤語楨乃木名最則矢名有杞柳楨之分何云楨即為最耶羅瑞良因此說謂瑟彼玉贊以下述文治之美而首章言武備誕矣且周之先世積德累仁並未嘗耀武也即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公劉之篇有之而此詩並未一語道及乃取託興之楨楨而曰是武事之證可乎

栗

鄘風定之
方中篇

栗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陸
璣謂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有莘栗與栗茅栗諸種

冠宗奭以為河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又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驛陽栗之名蓋其
類頗夥亦任地生但分佳醜大小耳陸農師以為味鹹
為北方之果不知何據

廣雅釋辛為棗陸璣作莘以為出桂陽藪生大如杼子

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蓋栗之一種也

鄭風東門之蟬篇

栗對蟬言明是表道之樹故以為近女子之

家而心識之傳說是也鄭氏以為栗而在淺室家之內
言易竊取故女以自喻此不可解詩但言栗之下有家
室未嘗言家室中有栗且但言栗而已而必取其實與
其味以為色喻是尤幻也至舊泥婦贊為說以為今方
在門不待禮而相奔亦非作者之旨且念及備贊之禮
尤不當作淫奔解矣

唐風山有樞篇

此以山隰之有興子有意自淺合必因他人入室句為山材為人所取用則蛇足矣栗瑟相叶如郿秦諸風皆然此但趁韻無取義也何元子謂栗供籩實以興酒食之事義尤強合

泰風車
鄭篇

羅瑞良說此詩以為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是也故蘇秦說燕文侯亦云北有棗栗之利

阪漆隰栗舊以為上君下臣之喻以下有並坐文也或謂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

於秦風亦似

幽風東山篇

鄭氏解栗為析義且云栗裂聲同此臆斷也從

軍大役豈止析薪細事於義已不可通又書傳從未有

謂析薪為裂薪者况裂是分崩義栗是堅密義二字迥

別烏得以聲同混耶愚疑栗堅木不易朽故人或取以

為棚架之類以苦瓜之繫度之則何元子之說得矣或

云栗薪猶云堅木併不必作栗樹言亦通

小雅四月篇 羅瑞良謂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侯栗此

吳均之語不可取信是也然侯栗不獨見諸此廣志云
栗有闊中候栗大如雞子又三秦記侯國出栗皆可證
要是異種不應隨山有之仍以鄭氏語助為斷

柟

大雅皇矣篇

釋木訓柟為柘郭璞以為樹似槲櫟而庳小

子如細栗可食鄭漁仲以為即芋栗也通志謂豫實之
類今俗謂之為芋栗猴栗柯栗皆其屬愚按內則芝柘
菱柟並列諸果人君燕食庶羞用之陸璣亦謂柟葉如
榆其名具在不可沒也以有栗名附見栗部中并述行

生為柟之說於後以俟斷者

先儒謂行生曰柟解之者以為灌柟並言灌非木名則
柟亦非木名可知今字書以柟柟之柟屬屑韻音列灌
柟之柟屬霽韻音例分為二亦本此說然釋木於蓄翳
灌三者皆釋其狀而柟別列不與三者同條又以下禋
据槩柟四木推之則亦各為一木名所不敢強斷也

詩識名解卷十三